

《〈唐诗三百首〉里的那些诗人们》(二十四)

崔颢：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

◎王云帆

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崔颢。

大约704年，我出生在汴梁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。我从小就很聪明，是大人口中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我20来岁就中了进士，你说牛不牛？

人们常说，把一根稻草绑在白菜上，就是白菜价，绑在金条上，就是金条价。我这辈子最值得吹嘘的就是和“诗仙”李白“绑”在一起。当然，我也不完全是靠着李白“上位”，在开元、天宝年间，我也是个相当知名的人物，和王昌龄、高适、孟浩然这几位诗坛猛人齐名。

我和李白不得不说的故事，起因是一首诗。

■

那一年，我听说好多诗人都跑到黄鹤楼打卡，心血来潮，也到此一游。

站在高楼上，面对着滔滔的长江水，悠悠的白云飞，我想过去，看今朝，心情是此起彼伏。于是乎我“小宇宙”爆表，写下一首诗，名字就叫《黄鹤楼》：

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
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
我把这首诗题在黄鹤楼的诗板上就走了，虽然很得意，但也没太当回事儿。

但有人却当回事儿了。这个人就是李白。

据说有一天，李白也来到了黄鹤楼。正当他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情浏览这些诗作的时候，无意间看到了我的这首诗，顿时面如死灰，把笔扔在地上，垂头丧气地走了。

看楼的人赶紧追上李白，大喊着：“诗仙，给咱们留下你的墨宝呗！”

只见李白面色铁青，话也不接，头也不回，口中狠狠地念叨着：“一拳捶碎黄鹤楼，一脚踢翻鹦鹉洲。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

因为一首诗就要拳打黄鹤楼，脚踢鹦鹉洲，这李白是不是个小心眼？我就喜欢看他不急败坏但对我却无可奈何的样子。但我也知道，能赢心高气傲的“诗仙”一招半式，这梁子算是结下了，不把我按在地上“摩擦”一顿，他是没完的。

果然，离开黄鹤楼后，李白就出招了，先写了一首《鹦鹉洲》向我“叫板”：

鹦鹉来过吴江水，江上洲传鹦鹉名。
鹦鹉西飞陇山去，芳洲之树何青青。
烟开兰叶香风暖，岸夹桃花锦浪生。
迁客此时徒极目，长洲孤月向谁明。

可能觉得自己的这首

诗太像“A货”，李白又出了第二招，写下一首《登金陵凤凰台》：

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
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。
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
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

李白认为这首诗能和我的《黄鹤楼》相抗衡了，就此收手。

关于《黄鹤楼》和《登金陵凤凰台》到底谁更牛，许多大腕都撸起袖子加入“论战”，那场面堪称“神仙打架”。

力挺我的宋代严羽说：“唐人七言律诗，当以崔颢《黄鹤楼》为第一。”

清代吴昌祺也举手赞同：“不古不律，亦古亦律，千秋绝唱，何独李唐？”意思是说我的《黄鹤楼》不止是唐代七律第一，亦是千古绝唱。

“今观二诗，真敌手棋也。”“太白此诗，与崔颢《黄鹤楼》相似，格律气势，未为甲乙。”我一看这两个帖子的署名为“刘克庄”和“方回”，就知道是“白粉”，这是在“带节奏”。

果然，明代何景明、薛惠就表示：“《黄鹤楼》和《登金陵凤凰台》都不够好，有模仿沈佺期《龙池篇》之嫌。我们认为沈佺期的《古意》（卢家少妇郁金香）才是七律第一。”

“我们反对。杜甫的《登高》（风急天高猿啸哀）写得精工得当，那才是七律最牛！”明代胡应麟和潘德舆站起来喊。

“李商隐的《锦瑟》（锦瑟无端五十弦）应为第一。”

……

这场“论战”，有个学术名称叫“唐人七律第一之争”。

2011年，武汉大学有个叫王兆鹏的教授，采集了四个方面的数据，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出了一份唐诗前100名的排行榜，你们猜名列第一是哪首？

没错，就是我的《黄鹤楼》。这充分说明，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。

■

李白心眼小，还反映在一件事上。

大家知道李邕吧？这李邕是大唐的书法家，曾任北海太守，史称“李北海”。李邕擅长撰写文书和碑颂，但所得的润笔费不是用来炒房和购买豪车，而是都周济了他人，所以素有直名，也很喜欢提携晚辈。

一天，有人捎话说李邕想见见我。这可把我高兴坏了，赶紧把自己最得意的诗作做成卷轴，准备让李老师给点评一番。

见面后，李邕对我很客气，还夸我少年才俊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没想到，李邕看完我的第一首诗时就动了无名之火，大声斥责我：“小儿无理！”还把诗卷差点给撕了。

李邕的举动把我吓得不敢，也把我整懵圈了，不知道他为啥发那么大火，赶紧灰溜溜地跑了。

后来我听说，李邕之所以发火，是因为我给他看的诗格调不够

高雅，有点低级。

我诗卷的第一首叫《王家少妇》，翻译过来就是“老王家的小媳妇”，全文如下：

十五嫁王昌，盈盈入画堂。
自矜年正少，复倚婿为郎。
舞爱前溪绿，歌怜子夜长。
闲时斗百草，度日不成妆。

这首诗的字面意思是说：老王家娶了个小媳妇，整天百无聊赖，不是唱歌就是跳舞，再不就是玩玩斗百草的游戏，连妆都懒得画。其实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要说没多少营养，没有正能量我也认了，搁哪儿低级了？

这点，明代的胡应麟都为我鸣不平：“‘十五嫁王昌，盈盈入画堂’，是乐府本色语，李邕以为小儿轻薄，岂六朝诸人制作全未过目邪？”

从那以后，我“轻薄浮艳”的名声是坐实了，但我尊重老前辈，连解释也没解释。

同样吃了李邕的“排头”，李白就显得不那么大度了。

有一次李白见到李邕后大放厥词，也惹得李邕不高兴，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。李白遭到冷遇，直接就怼了回去，诗名就叫《上李邕》，里面有“宣父犹能畏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”的句子，警告李邕不要小看他。

■

有人说我有三个毛病：爱喝酒、爱赌博、爱换老婆。没办法，《唐才子传》中白纸黑字写着呢：“然行履稍劣，好蒲博嗜酒，娶妻择美者，稍不惬即弃之，凡易三四。”

这不是妥妥的“渣男”吗？

不过，我还是想给自己辩解一下。说我爱喝酒是毛病，这点我是严重反对。俗话说得好：“人在江湖飘，谁能不挨刀？”有了困难肯定第一个想找的人就是酒友，能不能帮上忙先不说，最起码有个精神上的鼓励吧？

还有，作为文人，酒是我们灵感和创作的源泉，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，要是不让他喝酒，估计唐诗的殿堂得塌一半。

说我爱赌博，这点我坚决向大家检讨：这的确不是什么好的爱好，别信什么“小赌怡情”之类的鬼话，等到上瘾那天，一切悔之晚矣！

说我爱换老婆，这点需要和大家商榷。

我生活在“男子汉大丈夫当三妻四妾”的时代。不要说“渣男”元稹，就是你们心目中的好男人比如韩愈，还“晚年颇亲脂粉”，纳了两个小妾。所以，不要用新眼光看待旧事物。

■

在我流传下来的42首诗中，以妇女为题材的有15首，有点多，或许这就是被人贴上“浮艳”“轻薄”标签的原因吧。

不像你们现在，女人是“半边

天”，有时候甚至“一手遮天”。在那个年代，女人压根儿没有地位的。有些人太把自己当圣人了，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或者不想去了解女人。只有我理解她们，同情她们，并且肯用笔墨来记录她们。

比如，我同情深宫中被帝王遗弃孤苦独居的女人，写下《七夕》：长信深阴夜转幽，玉阶金阁数萤流。班姬此夕愁无限，河汉三更看斗牛。

我理解沦落风尘“失足妇女”的生活艰辛，写下《邯郸宫人怨》：邯郸陌上三月春，暮行逢见一妇人。自言乡里本燕赵，少小随家西入秦。……

我还善于描写纯真的爱情，比如我写的《长干曲四首》，其中一二首就是男女问答之词。女问：君家何处住？妾住在横塘。

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

男答：家临九江水，来去九江侧。

同是长干人，生小不相识。

我们不妨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：

一位美丽的少女喜欢上了一位帅哥，不仅先把自己的家庭住址都告诉了，还找借口来搭话：“咱俩恐怕是同乡吧？”帅哥也是相当识趣，立马明白了少女的心思：“咱俩的确是同乡，不过我从小在外闯荡江湖，所以才不认识啊！”

接下来，肯定是互加微信，互留电话号码了……

看见没，我是不是典型的“妇女之友”？如果选我当“男妇女主任”，肯定能干得很好。

我也不是总喜欢写些脂粉气的诗歌，也写过雄浑刚健的边塞诗，比如这首《古游侠呈军中诸将》：

少年负胆气，好勇复知机。

仗剑出门去，孤城逢合围。

杀人辽水上，走马渔阳归。

……

顾谓今日战，何如随建威？

“颢年少为诗，名陷轻薄。晚节忽变常体，风骨凛然。一窥塞垣，说尽戎旅。”这是同时代的殷璠给我的评价。是说我到了晚年，忽然一改浮艳的诗风，竟然写出了风骨凛然的边塞作品，跻身边塞诗派。

写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的当年明月先生说：“能改的叫缺点，不能改的叫弱点。”我改变了文风，说明我成熟了，但不管何时，我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那份真。

754年，50岁的我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

回想我的一生，官没做大，到最后也不过混了个司勋员外郎，从六品上；诗也没写多好，能拿得出手的似乎只有《黄鹤楼》。人们对我理解也好，误解也罢；羡慕也好，嫉妒也罢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因为我知道，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个过场？与其活在别人眼里，不如活在自己心里。